■图片故事

老照片里浓浓的年味

□刘善文 文/图

1960年1月，北京厂甸，人们在春节市场中选购年货。

1978年春节，北京市民定量购买供应花生、瓜子。

过年，是岁月更替的标志，是一个烙上了鲜明民族印记的节日，是一个充分展示民风民俗的橱窗。贴年画、写春联、请福字、剪窗花、放鞭炮，过年染上了喜庆的红色；买年货、穿新衣、包饺子、团圆饭，过年饱含着浓浓的亲情；逛庙会、扭秧歌、踩高跷，跑旱船、舞龙灯、耍狮子，过年充满了欢快的笑声……几千年，中国人的年就这样有声有色、有滋有味地一路走来。

多年来，我收藏了四十多幅规格不一的反映春节习俗的黑白老照片，它默默无声地记录下春节传统习俗。每每欣赏这些老照片，一缕缕年的味道便从记忆中飘溢而出，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洒下阵阵暖意。

这浓郁的年味，从远古的风俗中走来，从大地飞歌中走来，从幸福的生活中走来，从欣喜的笑容中走来，成为中华民族一道永恒的风景，飘散在每一个人的心间，让人们永难忘怀。

1957年在北京北郊的村子里，由当地工农合作社组织的农历新年舞狮。

■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无名包裹

□纪孝举

一生小心谨慎的老王失眠了。当了三十多年警察，眼看就要退休了，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像梦魇一样，挥之不去。老王收到一个无名包裹，没有寄件人信息的包裹。

“这是谁寄来的呢？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”老王疑心重重，“我最近也没买什么东西啊，难道是儿子寄来的？”老王小心翼翼打开包裹，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。包裹里就两样东西，阿玛尼钱包和劳力士手表，上面还有价格标签，1990元和30599元。老王顿感眩晕，这可是半年的工资啊。

老王的儿子刚参加工作，工资不高，还要从家里拿些生活补贴，他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贵重的东西。不是儿子又会是谁呢？

老王的老伴提醒道：“你管了二十多年人，会不会是管过的人寄来的？”

老王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不可能。我管的都是短刑犯，一年半载就出来了，和我也没什么来往，谁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？”

这个包裹成了老王的心病，夜不能寐。思虑再三，老王决定把包裹交给单位纪检部门。

老王对老伴说：“这来路不明的东西咱不能收！”

两个月后，老王收到一封信：

尊敬的王队：

你好，我是你曾经管过的罪犯刘海涛，还记得我吗？如果不记得，那你一定记得绰号“小耗子”的那个人。对，我就是“小耗子”，感谢你在我服刑期间给予的关照。还记得我释放那天，你送我一个钱包和一块手表，对我说，要珍惜青春，要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。我明白你的良苦用心，出狱后我开始做服装生意，先在小商品卖衣服，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。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刻，你给了我温暖，给了我生活的勇气，才有了我今天的成就。那个包裹是我寄给你的，写这封信也是消除你内心的疑虑。我送你钱包和手表不是炫耀现在的财富，而是真诚的感恩，一定要收下！以后来广州玩可以找我，电话××××××。

刘海涛

××年×月×日

老王想起那个叫“小耗子”的人。十年前，小耗子因盗窃判刑一年，老王是管班队长。小耗子家境贫寒，父亲瘫痪在床，母亲体弱多病。他十五岁就外出打工，后来跟老乡偷钱包，判刑那年还不满20岁。小耗子身形瘦小，尖嘴猴腮，小眼睛，总爱笑，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细缝，是队里的开心果。

老王依稀记得十年前，小耗子释放的那一天，漫天大雪。老王给他找了一身棉衣，还有自己用过的钱包和手表，钱包里还塞了200元钱。小耗子哭了，在漫天大雪里孤独前行，那一刻徒增几分凄凉。没想到，小耗子如今发达了。

老王的老伴说：“老王啊，既然是人家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吧！”

老王脸色一沉：“这不符合规定的东西咱不能要。”

老王叮嘱单位纪检部门，一定要查到刘海涛这个人，把包裹退回去。还特别强调，寄件人信息保持空白。

■家庭相册

我的空巢奶奶

□唐文胜 文/图

爷爷去世很多年，已经90高龄的奶奶倍感孤独！前不久回乡探亲，我顺便看望了一下久违多年的奶奶。

踏进藏在大山内的简陋祖屋，从奶奶失神的眼神和孤零零独自一人坐在小木椅上烤火的神情中，从我多次深情呼喊“奶奶”无动于衷的表情中，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奶奶的这种孤独。

爷爷离去的这些年，奶奶一直寄居在乡下的祖屋里与有点间歇性精神病的小婶为伴，不仅生存环境堪忧，而且寂寞孤独，晚年生活不胜凄凉。奶奶一生勤俭持家，生活朴素艰辛，共育有三子两女，二儿子中年时死于一次醉酒事故中，大女儿也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芳魂早逝。如今仅留的两子一女也因为家庭、事业、生活的缘故而天各一方，自成一家，平时也是难得相伴奶奶的身边尽责尽孝。

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，是奶奶最有出息的儿子，在副区长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，如今年过70退休在家也远离奶奶，更何况20年前建新房以及全家农转非，我们举家迁到离乡下祖屋十公里外的县城，再加上我父亲年老多病，行动不便，回乡下祖屋看望奶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，失去众亲人陪伴的奶奶倍感孤独。

为了给空巢奶奶一个温暖的家，让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幸福安康，我的父亲曾经几次接奶奶到县城里来居住，但奶奶嫌我家的房子建在公路旁，车来车往，异常吵闹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备受折磨，固执地回到了乡下祖屋，再也不肯进城。因此对于空巢奶奶来说，逢年过节偶尔一次的亲人聚会便成为了她老人家晚年排解孤独，享受亲情温馨的唯一依靠。

告别奶奶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说：回到家里后，我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，以及长年累月在外打工的叔叔和自己常回老家看看奶奶，尽一尽儿孙的孝心，给空巢奶奶温暖如春的关怀和呵护，让她老人家不再孤独无助，快乐幸福地安度晚年。

■亲情故事

记忆中的温情小年

□刘昌宇 文/图

我的童年是在湘中农村度过的，那段幸福的时光，每每让我回味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印象最深的除了过年之外，就是过小年了。

记忆中，每到腊月二十三这天，一家人就会早早起床，吃过早饭，就各自忙开了。父亲在厨房里杀鸡宰鹅，准备晚上过小年的大餐。母亲则带着我们哥仨清理屋子卫生，有时忙着忙着，就会被满屋里飘来的浓郁肉香、菜香所吸引，趁父亲洗菜的空儿，我们哥仨常常会溜进厨房，夹一块鸡肉、鹅肉放进嘴里，提前品味小年的风味。父亲很会利用时间，锅里炖着鸡、鹅，他就忙里偷闲，走到院外，摊开鲜艳的红纸，拿起毛笔，写起春联来。“财乘春风进宅院，福带平安到家门”识字不多的父亲每每都会写下这样的祝愿。在我们啧啧称赞声中，父亲每回都会写上“新春大吉”的横批。

屋里卫生搞完后，母亲也不闲着，拿起父亲从合作社买来的红纸，剪起了窗花。母亲的手很巧，不需要事先在红纸上描描画画，各种人物、动物、风景其实早已藏在了她的心里。她拿起剪刀，在一沓红纸上上下左右穿行着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一个个呼之欲出的动物，一个个风光秀丽的风景，就展现开来。然后，母亲又会在我们的注目下，小心翼翼地拈起它们，用糨糊贴在窗户上。母亲不像父亲那么刻板，她总是变着花样裁剪着，充满了创意。

看着屋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亮亮堂堂，父亲每每都会哼上几曲。然后，一家人洗了澡，换了母亲亲手做的新衣，就等着品尝丰美的节日大餐了。夜幕很快降临，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中，我们一家的小年饭终于开席了。父亲倒上一杯酒，眯着眼，深深地吸啜一口，他咂吧咂吧嘴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真香呀！”母亲夹起一块块鸡肉、鹅肉送到我们哥仨碗里，让我们趁热快吃。那时我们哥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加上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荤食，过小年就成了我们慰劳肠胃的最好机会。往往是鸡大腿还没吃完，鹅小腿又被父母放进了我们的碗里，直到吃得满嘴流油才善罢甘休。

又一个小年来到了，遥望着故乡的方向，不由地又想起了写春联的父亲，贴窗花的母亲，那有亮堂堂的老屋，以及飘香在我心房里的小年大餐，这一切，都成了我幸福流年中最美的念想和回味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